

目 录

血雨腥风的年代.....	钟正文 (1)
准格尔旗的抗垦斗争.....	李克仁 (47)
回忆辛亥年准格尔旗首次事变始末.....	关钟麟 (51)
那森达赖在准格尔旗.....	钟正文 (55)
我所知道的那森达赖.....	奇天祥 (62)
我所知道的奇文英.....	奇玉泉 (78)
奇文英的一生.....	白凤岐 (100)
我刺杀奇文英的前因后果.....	奇天祥 (116)
奇子祥刺杀奇文英的前前后后.....	刘映元 (138)
关于刺杀奇文英案两文的补充.....	奇尚斌 (144)
奇致中起义经过.....	李克仁 (150)
奇子祥起义.....	黄维新 (159)
准格尔旗行政组织简述.....	董占如 (167)
准格尔旗行政组织及各项制度之演变.....	刘 维 (174)
解放前准格尔旗的教育概况.....	秦正英 (184)
准格尔旗同仁学校成立始末.....	奇天祥 (186)
准格尔旗大营盘王府史略.....	武学敏 (190)
沙圪堵兴衰史.....	秦正英 (195)
天主教传入准旗及活动情况.....	董占如 (199)
天主教外国神甫在准格尔旗的活动	奇天祥 (206)

血雨腥风的年代

钟正文

一、动荡多事的准格尔旗

准格尔旗（汉语：左翼前旗之意）是以其地处鄂尔多斯的左翼而得名。南面与陕北的府谷以长城为界；东与清水河、托克托县及山西的河曲以黄河相邻；黄河北岸有很大的一片平原，插入萨拉齐境内；靠西与达拉特旗和原郡王旗、札萨克旗毗邻。黄河未改道前，准格尔旗北部有一条河叉纵横的马尾河。黄河改道以后，把准格尔旗分成两半，马尾河灌域变成准格尔旗的河套。由于它的东南部和陕北、晋西的丘陵毗连，西北部和土默特平原接壤，所以在伊盟来说，是一个适宜经营农业，发展畜牧业和蕴藏有煤炭、硫磺等矿产的膏腴之地。

清王朝定鼎中原之后，本来禁止蒙汉杂居，对鄂尔多斯部落，采取以长城和黄河为界的隔离政策。可是早在康熙三十六年，就突破了这一藩篱。康熙三十五年，陕北、晋西一带大旱，清廷遂向伊盟“借地”，在伊盟地界内，沿长城北划地40里，作为安置汉族灾民之所，就是所谓的“皇界地”。康熙三十六年，准格尔、乌审、鄂托克三旗的南部，同时放垦。陕北府谷县沿长城边的麻地沟、清水、木瓜、孤山和镇羌五堡，就分别把准格尔旗借给的土地接管，修起古城、哈拉寨、沙梁和塔尔坝四个堡寨，并设立集市与

蒙人贸易，谓之“五堡十地”。山西河曲县先从马栅借到碾子湾，由于系一狭长地带，安置不了多少灾民，又从碾子湾向北延伸出十里。这样，向准格尔旗所借之地，就成为50里，现在的十里长滩，就是由当年“十里长探”而得名。从此准格尔旗的南部，即由河曲和府谷安官设吏，只是汉族农民须在“草牌”（以草做为农牧界线）以里种地，不得过界，每犏牛每年还要向准格尔旗出粮银二两和岁租一石。这样，王公贵族增加了好多收入，而牧民却失掉了大片草场。从此以后，长城以北就迁入了大量汉族农民。

准格尔旗同伊盟其他蒙旗一样，自从放垦以后，便经常发生农业和牧业的矛盾，特别是汉族的地主和豪强，常常私移“草牌”，侵占蒙族牧民的草场。清政府于“借地”不久，又从“草牌”往北划出10里地带，禁止蒙人放牧和汉人耕种，即所谓“黑界”，试图缓和蒙汉纠纷。可是汉族地主豪强，对清廷的律令却阳奉阴违，在蒙人把牧群北移以后，把“黑界”地也开垦了。乾隆年间，绥远城建成之后，移到清水河、托克托和萨拉齐的汉族农民，有些也到黄河以南的准格尔地界内，开荒种地。蒙旗统治阶级贪图“包地商人”的小恩小惠，将大面积的草场都陆续化为农田。在东胜厅设置以前，准格尔旗已有大片土地放垦，经济形态已由牧业为主变为以农业为主牧业为副。

内蒙古西部的蒙旗，准格尔旗是放垦较早，汉族农民移入较多的一个旗，蒙汉之间相互影响较深。早在200年以前，准格尔旗蒙古族就已把世代居住的帐幕改造为房屋，能操蒙汉两种语言，不论贵族和平民，多半弃牧务农。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完全成了河曲、府谷的地主老财派头。他们不仅拥有牧场农田，还有菜园果树，并且出资垫本，委托陕北晋西的商人、工匠替他们经商、开矿。伊盟其他各旗在解放以前只有庙会，准格尔旗很早就有了集市。象纳林、沙圪堵和暖水这几个镇子，都比当时的东胜县城

殷实繁荣。解放前去准格尔旗旅行，除过看见有的房上插着印有藏文的白旗红旗，老年人穿着长袍，妇女垂着双辫，一般蒙旗的其他特征就很难再看到了。

同治年间，准格尔旗的札萨克扎那嘎尔迪，因镇压马化龙起义有功，受到清廷封赏，又从北京给两个儿子娶回清室贵族姑娘作妻，就大动土木，新建王府和花园。这样王公仕官的家中，又添了许多宫廷式的奢侈排场。从那时起，好多贵族姓了奇姓，有了汉族的名字，还有的改了满名，平民也跟着有了郝、白、黄以及其他杂姓。由于由奴隶主“进步”为封建地主的缘故，准格尔旗的统治者，对于牧民、农民的剥剥方式也有所改变。准格尔旗过去有两套行政机构。统治蒙人的是佐（即苏木，在准格尔旗亦称“队”）。佐领，亦称苏木章京（蒙语称章盖），掌管全佐事务，设骁骑校（蒙语称副章盖或“孔兑”）协理骑射训练。旗、佐之间设参领（蒙语称“伍兑”，满语称“扎兰”）领导五个佐。这些基层组织是仿照满洲八旗制度而来，是兵民合一军政一体的组织形式。统治汉人的叫“达庆”，全旗共有13个“达庆”

（相当于区）。达庆以下各有三至五个“达尔古”，如同乡保人员。这些大小官员都由贵族担任，平民只能充当兵丁衙役。后来汉人虽然占居人口的多数，但是不能当官和在衙门中执事。辛亥革命以前，汉人的民刑事诉讼和蒙汉纠纷，是由陕西神木的“二府衙门”处理；辛亥革命以后归了准格尔旗衙门。

在辛亥革命以前，准格尔旗的王公制度就已经衰败。札萨克成了一个傀儡。仕官除了丹丕尔协理比较正直，其余都是些有利必争，有权必夺，和有仇必报的人。扎那嘎尔迪担任伊克昭盟长时，手下有巴图架等衙役，在其它旗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民国成立以后，反动政府执行了一套在蒙族内部分而治之的政策。统治阶级内部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以致演成互相仇杀；平民中之贪图重赏者，也多卷入斗争的旋涡，充当打手和刺客，替贵

族牺牲卖命。在解放以前的50年中，曾经出了两个土皇帝，发生过三次流血政变；因为那森达赖的儿子奇子俊投靠冯玉祥的关系，准格尔旗还参与了阎、冯和晋、奉两次内战，遭受到兵燹和匪患的严重破坏。尤其是抗战开始以后，伪蒙疆的德王，重庆的蒋介石和陕坝傅作义，都觊觎准格尔旗，另外还进驻一个马占山，使准旗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形成好几个势力范围。

近百年以来准格尔旗的蒙汉人民，处于长期的恐怖和动荡之中，繁重的捐税，无偿的徭役，把老百姓逼得四出逃亡。1935年调查户口时，全旗有蒙民15000多人。1947年调查户口时，蒙民剩下9000多人，汉人也比以前减少。抗战期间，鄂托克旗12000多蒙民每年只负担2500银元的“差事费”和215只“吃羊”。准格尔旗平均3个蒙人和30个汉人就养活着一个吸食毒品的骑兵，仅此足见人民所处的困境，再加上准格尔旗在抗战期间走私、贩毒、赌博成灾。因此，准格尔旗的近百年史，特别是解放前的近50年中，是统治者的荒淫腐朽，老百姓的贫困疾苦，充满了呻吟哭泣的声音和血腥与火药气味的苦难史。

二、从扎那嘎尔迪谈起

准格尔旗因为近百年间，经过三次政变，积存的许多档案文献，失散殆尽，清同治以前的历史已难以稽考。有据可查的只有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病故的札萨克扎那嘎尔迪。他兼任伊克昭盟的盟长。准格尔旗的王公制度，是在扎那嘎尔迪时期由盛变衰，并且由他种下以后贵族间互相仇杀的祸根，所以准格尔旗的近百年史话，应从扎那嘎尔迪谈起。

扎那嘎尔迪大约出生于1830年左右。他兼任盟长时，正值马化龙和白彦虎领导回民起义期间。据传，马化龙为了进攻北京，

派其十六王率领军队，由宁夏取道伊克昭盟，打算渡过黄河先占领归化、绥远两城。他们从吴忠堡出发，由于宗教偏见，遇庙便烧。乌审旗过去有18座有名的大召，被十六王的军队烧得只剩下三座。其它各旗也受到严重的破坏。蒙汉人民惊恐万状。在此之前，鄂尔多斯草原在200年间从未发生过重大战乱，武备非常松弛。因此，十六王的军队进袭伊盟，便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地就把准格尔旗的南部占领，在河曲十里长滩一带扎下营寨，打算东渡黄河。河东一带的回民纷起响应，用扫帚蘸着硫磺烧了托克托城的南关。归化、绥远两城更是一夕数警，陷于一片慌乱之中。

清廷据报，星夜调黑龙江的满洲骑兵和察哈尔八旗的蒙古骑兵前来防堵。并诏命扎那嘎尔迪担任三军（黑龙江的“黑头勇”，察哈尔的“花头勇”和伊克昭盟七旗的兵）统带，配合张曜的“嵩岳军”，由包头出发经河套迂回宁夏，向马化龙的起义部队发动进攻。十六王的人马因孤军深入，腹背受敌，便由准格尔旗向花马池城撤退。扎那嘎尔迪率领三军和回军在花马池相持。十六王的部队不断出击，有一次把伊盟七旗的兵困在鄂托克旗的大沙漠里。扎那嘎尔迪和他的部下曾用马毡充饥，以马尿解渴，后经“黑头勇”和“花头勇”解救才突出重围。

攻破花马池之后，扎那嘎尔迪又参加了金积堡战役。金积堡的防御工事非常坚固。马化龙并不是据堡死守，还经常派队伍到堡外突击。那时，蒙古骑兵都是自带铜锅，各自炊食。有一次，马化龙的队伍突然袭来。扎那嘎尔迪号令极严，不管士兵吃饭没有，发现敌情立即投入战斗。准格尔旗有个人称“楞三金”的兵，忙于迎战，竟将一锅未及就食的热饭扣到马屁股上，马负疼单骑突入敌阵，被马化龙的起义军层层包围，“楞三金”拿着一根被削去矛头的白蜡杆子，冲出重围，立了战功，在准格尔旗世代豁免捐税、徭役。

攻破金积堡以后，扎那嘎尔迪骑着备人皮鞍毡的马到北京觐

见皇上。同治皇帝赐他在午门前下马，将其晋爵为多罗贝勒，并将宗室的两个姑娘许配给他的两个儿子为妻。扎那嘎尔迪生有四子，大儿子和二儿子皆因酒色过度少亡。这两个清廷宗室的姑娘，是配了他的三儿和四儿，人们称为“三奶奶”和“四奶奶”。据说，四奶奶是定王的女儿，光绪皇帝的姑母。扎那嘎尔迪返旗后，便在大营盘大兴土木，盖了一座豪华的王府，还命其他的子侄们都改为满族名字。扎那嘎尔迪兄弟三人。老二早逝，留有一子叫赛成嘎。老三珊济密都布在准格尔召当嘛嘛。不久，扎那嘎尔迪的三儿和四儿，也相继夭亡，未留子嗣。扎那嘎尔迪年老无子，怕后继无人，一次就纳娶了两个小妾，其中一个是从土默特旗娶回的，人们叫“土默太太”。扎那嘎尔迪从此成天在王府中饮酒作乐，将旗务完全推给仕官们处理。于是住衙门的贵族便拉帮结派，肆意弄权，把他蒙蔽起来胡作非为。

扎那嘎尔迪的四儿媳（人称四奶奶），自小娇生惯养，来到准格尔旗又是少年守寡，扎那嘎尔迪对她百般纵容。她起初胆小不敢骑马，扎那嘎尔迪竟让奴仆备着鞍鞅充马骑。有一个被她骑过的奴仆，因羞愧而自杀。后来她更肆无忌惮，见个漂亮的后生，就叫手下人带回府中。当她学会骑马以后，便成天在外边同俊秀青年追逐打闹。东协理丹丕尔看不惯她随便骑人，冲着她拍过一次桌子；赛成嘎看见她和青年人打逗，曾朝天放枪，以示警告。她表面上对这两个人有所戒惧，但是内心却记下深仇宿怨。这时，扎那嘎尔迪已经70多岁，更为昏聩，对于儿媳的行为充耳不闻，连衙门的“德木齐”那森达赖也居然闯入王府，跟四奶奶发生了暧昧关系。

三、王公制度由盛到衰

在扎那嘎尔迪活着的时候，东协理丹丕尔就肆意专权，“黑

界地”于1878年（光绪四年）放开后，他年年私吞租银。准格尔旗因为放垦，把许多牧民逼到达拉特旗河南的什拉召，阿拉善旗定远营方圆500里的地区从事牧业生产。丹丕尔家住南坪，靠近河曲。丹丕尔协理的堂弟巴图敖其尔台吉，曾在大营盘住过衙门，通达蒙汉两种文字。他依仗其兄丹丕尔的权势，假借王命，乘四人大轿到河曲十里长滩镇，把四队、七队、十队的牧场和准格尔旗东边沿河一带的原始森林，完全放给包地商人张四良生、张五良生和李清万。当时究竟放了多少地和卖了多少钱，现在已经无从查考。待到买地商人派出牛犊耕地时，蒙民向衙门反映，旗衙门才知道这一事件。王府派参加金积堡战役有功的楞三金，带着兵丁衙役前去“闭地”和扣捕巴图敖其尔。张四良生弟兄和李清万，手下都有“把式匠”。他们受巴图敖其尔的鼓动，同时看出扎那嘎尔迪已经昏庸无能，仕官间矛盾重重，遂组织起租地的农民，和准格尔旗的官兵对抗。在东乌什浪庙，将准旗的兵丁衙役包围俘获，还将楞三金的两眼挖掉。后来还是神木二府衙门派出衙役，才把巴图敖其尔扣捕。

按照大清律，巴图敖其尔要判死刑。因为他和河曲的“樊大老爷”是朋友，经这人和神木二府说情，才判他充军黑龙江。

扎那嘎尔迪于1901年死亡后，准格尔旗便发生了一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扎那嘎尔迪无嗣。按照王公制度，他的三弟珊济密都布已出家当了喇嘛，理当由老二的儿子赛成嘎继承札萨克职位。赛成嘎精通蒙、汉、满三种文字，喜欢抱打不平，且经常流露要革除衙门里各种弊端的意思。许多仕官贵族认为，如果让赛成嘎袭了札萨克职位，他们就无法专权弄政；如果让珊济密都布还俗袭位，则昏聩无能，只知念经，易为他们所左右。当时东协理丹丕尔，西协理伊肯甲尔哈朗和管旗章京阿拉坦扎布都主张扶持珊济密都布上台，“四奶奶”对赛成嘎继承王位也百般阻挠。于是权贵们一致决定上报盟长，并经理藩院批准由珊济密都布

袭承了准格尔旗的札萨克，把一个年轻精干的赛成嘎由”合少其”成为普通的台吉。其时，珊济密都布已63岁，人称“老三爷”，袭位后，从杭锦旗娶了一个24岁的大姑娘为“福晋。”

老三爷到1915年死去，活了76岁，当了13年傀儡札萨克。除了每年开印时去一次衙门，平常日子都在他哥哥修盖的花园里边，厮守年青的“福晋”。老三爷袭位前后，正是义和团起义和辛亥革命的大变动期间，1900(庚子)年准格尔旗的蒙汉人民，在黄河北岸的将军窑子，和河南岸尔架麻梁附近的三和成塔教堂，杀了些天主教徒。《辛丑条约》签订后，准格尔旗负担27000两银子的赔款。当时准格尔旗本来可以拿出这项赔款，但是绥远城将军貽谷，非要准旗放地不可。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貽谷和五原厅同知姚仁山，曾为“黑界地”和“驿站地”的事，坐“草上飞”

(驼轿)来过大营盘一次。当时，那森达赖是衙门里的“德木齐”，担任招待人员。貽谷见他聪明伶俐，又经“四奶奶”多次美言，就把他提为记名协理。老三爷见是钦差提出要将“黑界地”和“驿站地”卖为粮地，不敢不依，便当面承诺。老三爷的决定，立即遭到仕官们的反对。是年3月，东协理丹丕尔命孟克吉亚领头鼓动蒙民打了设在陈饭铺的垦务局卡子，于是发生了阴历十月十三日清军攻打南坪的事件。

貽谷知道蒙民非常反对卖地，在各旗都安置了一个劝垦委员。准格尔旗的劝垦委员是圪什巴图台吉(丹丕尔的女婿)，还加委圪什巴图台吉为记名管旗章京。丹丕尔协理指使人打垦务局卡子时，把圪什巴图也扣捕了，押在自己家中。貽谷闻讯后，便来文责备老三爷。老三爷回复说：“不是我不愿意，是丹丕尔协理阻挠，我年老力衰管不了仕官。”“四奶奶”也趁机控告丹丕尔协理，说他如何飞扬跋扈。貽谷为了推行他的放垦政策，决定先从准格尔旗开刀，以杀一儆百。于是对丹丕尔协理的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除了开出谭涌发的步兵，还由大同调来胡泰来

马的队。谭、胡两军包围南坪以后，丹丕尔协理率领子侄和奴仆用火枪抵挡，还将圪什巴图捆到房上，好让清军的流弹打死。不料圪什巴图从房上滚到院外沙堆上，未曾受伤，便给清军充当向导，很快攻破南坪。丹丕尔协理跑到包子塔，圪什巴图带领清军前往扣住。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丹丕尔被贻谷杀于归绥。丹丕尔协理的大少爷拉木甲，在逃往包子塔时亦被打死。谭涌发和胡泰来的军队大肆抢掠，老百姓也受害不浅。

“黑界地”分：仁、义、礼、智、信五段，共约3000多平方里。仁义两段卖银两万多两，拨归了山西河曲，“驿站地”卖了7000多两，拨给了托克托厅。这27000两银子作了赔教款。贻谷又令把“黑界地”的礼、智、信三段也卖作“粮地”，共折银69000多两，按蒙旗六成归将军衙门，四成被贻谷全部提走现款，给准格尔旗尽留下欠帐。“黑界地”有个大地主王仁义，因为曾给姚仁山喂过几天马，白白赚了1000多两银子的地，直到解放的时候，他还欠准格尔旗衙门500多两银子地价。准旗一些贵族也买了礼、智、信三段地的许多土地，但都没有给钱。这三段地由陕西府谷和准格尔旗共同管理，地帐保存在古城镇。后来，郭得胜的土匪队伍火烧古城时，地帐失落到剿匪的准格尔旗军队手中，那森达赖把它交给了绥远省政府。1931年以前，绥远省财政厅成立了“黑界地办事处”，征收田赋并兼管行政。粮钱和岁租由省四旗六改成省六旗四。准格尔旗净落四成，实际收入比以前的六成还多。因为六成中包括各种花销和开支在内。

“黑界地”在光绪四年放垦以前，有许多片森林，三五里或十里八里不等，长着松柏、刺柏、香柏三种树木，树干一个人都搂抱不住，多被仕官瞒过衙门私自砍伐。在扎那嘎尔迪晚年和老三爷袭职以后，贵族们胡作非为，人人都想抓权，个个都想发财。由于王公制度衰败，露出许多空隙，致使当小先生的那森达赖也爬上了政治舞台，不到十年功夫便成了准格尔旗的土皇帝。

那森达赖以后曾和人们说，他当年最怕丹丕尔协理。丹丕尔一死他就无所顾忌。所以有人说：扎那嘎尔迪——丹丕尔——那森达赖，这就是1902年至1933年期间准格尔旗的历史。

四、“大汉台吉”那森达赖

那森达赖身高六尺左右，长得魁伟英武，普通人跟他说话，都得抬起头仰视。他出身贵族，住了旗衙门以后，人们都叫他“大汉台吉”。他出生以后，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冬天还得亲自赶着牛车到煤窑上拉运煤炭。他的家住在沙圪堵河西的杨家湾，从小失学。因为他绝顶聪明，未曾拜师就粗通了蒙文。他爱赌爱嫖，游手好闲，还唱的一口很好听的山曲，结交了不少赌汉和无赖，学会了许多流氓手段，有非常丰富的处世接物经验。人们都把他看作泼皮无赖。到他住了衙门以后，就逐渐露出峥嵘的头角。起初，那森达赖在衙门中当小先生，对人十分谦虚恭顺。但当他看到仕官贵族腐朽无能，便产生了夺权柄、向上爬的思想。他住衙门的时候，东协理是丹丕尔，西协理是伊肯甲尔哈浪，管旗章京是阿拉坦扎布，除过丹丕尔以外，其余都是些庸碌之辈。那时，丹丕尔已经70多岁，所以那森达赖一开始就把扎那嘎尔迪的侄子赛成嘎看成是自己最大的政敌。他知道赛成嘎和四奶奶有仇，四奶奶的哥哥是光绪时最有权势的亲王，便使出各种本事巴结勾搭，没有多久，便成了四奶奶的情夫和心腹。

宣统二年（1910年）东协理罕将病故时，那森达赖是记名协理；赛成嘎认为自己未当上札萨克，东协理应当轮到自己。两人都想争夺这个职位，便各找对方的弊端，在盟长那里告了状。伊克昭盟盟长没有肯定由谁担任东协理，推到了绥远城将军衙门和理藩院。赛成嘎知道将军衙门和理藩院，没有人给自己说话，官司非输不可。他铤而走险，于7月间，跑到萨拉齐的双龙镇，

雇用了三林子、四林子和李保安等几个土匪，去杨家湾杀害那森达赖。事机不密，被那森达赖侦知，结果赛成嘎画虎不成，反起了打草惊蛇的作用。经四奶奶花钱说情，那森达赖从北京拿回东协理的委任状。于宣统三年正月初三带兵去庙滩寻找赛成嘎。赛成嘎以为是那森达赖在北京没有得到结果，回来给自己拜年表示和好。他一蹶倒磕头，即被那森达赖按住脑袋，从靴子里抽出一把利刃，当时就把人头割下，提回王府扔到老三爷面前，吓得老三爷浑身发抖，好半天不能说话。（编者按：此段情节与其他资料所述不同。）那森达赖杀赛成嘎，借口赛成嘎勾结土匪，为了保护全旗安全，需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执行自己应负的职务。上报盟长衙门又说是赛成嘎抗拒逮捕，故于当场格杀。他将赛成嘎的人头挂到大营盘的东门上示众，如同晴天霹雳一样，所有仕官从昏睡状态中惊醒，一看那森达赖的下马威不同凡响，当时全部软如绵羊，服服贴贴地听他指挥摆布。从此那森达赖大权独揽，直到1932年阴历正月初四被杀，统治准格尔旗整整21年。

宣统三年（1911年）秋天，发生了辛亥革命。冬天，阎锡山从河曲攻打包头，路经准格尔旗，那森达赖帮了阎锡山不少的忙，并与阎结为兄弟。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笼络蒙旗王公，封那森达赖为世袭辅国公。

与贻谷勾结杀害丹丕尔的圪什巴图，在放垦时发了横财，其家原由五原厅同知姚仁山派兵保护。辛亥革命后，五原厅的兵撤走，那森达赖便以替丹丕尔东协理报仇为名，亲自带人前去扣捕了圪什巴图，带回衙门开庭审问，同时，还把老三爷的管家曾奚落过他的乌力更保传来跪下陪审。那森达赖用石灰洒在圪什巴图身上，用鞭拷打，晕死后再用水浇活，直打到皮裂骨碎。然后又对乌力更保说：“你有五马分尸之罪，知道吗？”乌力更保一听那森达赖要处治他同王爷“福晋”私通之罪，吓得连连磕头。圪什巴图死后，乌力更保花了300两银子获释。处治圪什巴图和乌力

更保，不仅报了私仇，慑服了众仕官贵族，也博得了全旗民众的好评。1913年九月，那森达赖砸了神木的二府衙门，替伊盟人民出了一口冤气，不仅成了准格尔旗的独裁者，而且成了全伊盟的英雄人物。所谓神木二府衙门，是清廷设在神木专门受理伊盟七旗的王公仕官、蒙旗民众和汉人之间纠纷的机关。其主官虽仅是五品顶戴，却有二品的职权。每年九月，神木二府主官出边巡视一次。到处敲诈勒索，伊盟人民不堪其苦。据说达拉特旗因为接待神木二府先后有6个“德木齐”跳井，12个“德木齐”上吊。1913年神木二府官员又带了51人，鸣锣开道出了边墙，到了准格尔旗。那森达赖派兵将其围在树林里剥光衣裳，指责说：“清朝已被推翻，神木二府怎能存在？你们是个些假官，再要出来非杀不可。”从此神木二府再也不敢派人出来了。

那森达赖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不断排除异己：赛成嘎的助手耳居拉什，被他在1914年捉住活埋；曾为赛成嘎写过状纸的罕江，被他在1915年派人打死。1915年，老三爷病故，儿子阿拉坦敖其尔只有9岁，那森达赖顺顺当当地成为准格尔旗的代理札萨克，把旗衙门由大营盘搬到杨家湾自己家里。1917年袁世凯称帝时，那又晋爵为世袭镇国公，受了一枚二等嘉禾章。那森达赖在杨家湾修起一座那公府，还将沙圪堵改名为“那公镇”。1924年老三爷的儿子阿拉坦敖其尔到了18岁。于是年正月二十开印时袭了札萨克职位。5月13日阿在祭奠素脑包时，喝了喇嘛熬的奶茶后，死在半路。人们都说，是那森达赖买通喇嘛下毒害死。阿拉坦敖其尔死后，那森达赖再次护理印务。王爷的福晋曾邓不堪春闺寂寞，竟和那森达赖私通，于是谋杀王爷的事，谁也不敢提了，只有管旗章京阿拉坦扎布后来曾到太原阎锡山处控告，没过5年也被那森达赖除掉了。阿拉坦扎布原是旗衙门的管旗章京，还是记名协理。西协理死后，阿拉坦扎布想辞去管旗章京担任西协理，便向那森达赖上了一道辞呈。那森达赖乘机

向盟长逊博尔巴图报告说，是阿拉坦扎布因年老力衰请求辞去各种职务，并推荐官布扎布担任了管旗章京，他的儿子奇子俊担任了西协理。阿拉坦扎布为此极为愤恨，于1926年夏天，趁奇子俊参加国民军攻打山西失败的机会，同他的侄子 什林阿片（奇绍武），并联络了张存焕，一起去太原向阎锡山控告那森达赖谋害王爷等罪行。阎锡山因忙于战争，无暇兼顾。阿拉坦扎布在太原没什么收获，只活动了一个国民党准格尔旗执行委员的头衔，回到托克托县，在农民协会里挂起“国民党准格尔旗党部”的牌子。不多时，便被那森达赖派人给砸了。吓得三人谁也不敢回旗活动。1927年秋天，察哈尔张励生的军队受奉军压迫，经由准格尔旗往山西撤退。什林阿片随着军队回到准格尔旗，在过河的时候，被那森达赖的心腹乞劳（外号“蓝脸”）发现。那森达赖便派人到什林阿片所住的特拉沟逐户搜查。什林阿片藏在大瓮里也没有躲过，被那森达赖枪毙于杨家湾的乌兰沟内。这时，张励生的军队驻满沙圪堵，两处相距仅二里。那森达赖恐怕张励生追问，遂毁尸灭迹。阿拉坦扎布闻讯由托县躲到河曲。张存焕逃往后套，直到那森达赖死后才敢露面。1928年正月，晋军重占绥远，张励生的军队配合王英的土匪占领了沙圪堵。那森达赖撤退到准格尔召，阿拉坦扎布跟随晋军的苏子善团长回到沙圪堵。那森达赖先让准格尔的活佛赵祝千（赵佛爷）、奇文英一道去沙圪堵，去见阿拉坦扎布，请阿劝告王英撤走军队。王英的军队开拔没有几天，那森达赖就派黄拉圪生和哈尔脑亥两个副官，用重金收买归附阿拉坦扎布的郝勇功和杨华两个连发动哗变，把阿拉坦扎布和苏子善打死在沙圪堵。在此以前，那森达赖还派“德木齐”忠庆嘎代表他去十里长滩同王英谈判。王英当面表示不再进军，可忠庆嘎回来不久，王英的军队就占了沙圪堵。那森达赖平素嫉妒忠庆嘎能说会道，便以传话不实的罪名，派亲信三挠豹，在和尚沟将忠庆嘎杀害。

这时，“四奶奶”已经年老色衰，又加清室衰落，便逐渐被那森达赖遗弃。王英进攻沙圪堵时，那森达赖把王府的骆驼拉去驮杨家湾的财物，把“四奶奶”和曾邓丢在大营盘几乎被王英俘去。“四奶奶”退到准格尔召大发牢骚，说是豁出几十根金条非把那森达赖告倒不可。曾邓因为和“四奶奶”争风吃醋，就把这话告给那森达赖。那森达赖怕“四奶奶”真到北京说他的坏话，便派黄拉圪生去把“四奶奶”掐死，随后又把“四奶奶”的卫士稍赤楞格骗到沟里击毙，并对“四奶奶”的丫环阿力玛说：“你要走漏了消息，公爷就要你的小命！”吓得阿力玛远逃他乡。

那森达赖不仅杀了许多贵族和仕官，不少蒙、汉老百姓也惨遭杀害，有一个时期，准格尔旗成了恐怖世界。人们看见戴礼帽骑马的人走过来，便以为是那森达赖的刺客，吓得东躲西藏。杨家湾的衙门如同阎王殿般可怕。他的刑法非常野蛮，常常把人打得终身残废。他的密探遍布各个角落。连跟随他的人也怕兔死狗烹，又不敢辞职不干，情愿用偷糠的小过失被他开除，以便能够早日脱离杨家湾。准格尔召的赵佛爷，听见那森达赖如此杀人，也感到心惊肉跳，不久便回了青海。那森达赖还栽脏说，赵佛爷是拐上“四奶奶”的丫环阿力玛跑了。后来那森达赖对他的堂弟奇文英也有了顾忌，曾派哈尔脑亥去行刺，被奇文英知道了，到杨家湾找那森达赖质对。那森达赖自知理亏，便以好言抚慰，二人才又重归于好。

那森达赖很重视武装。他冲破清王朝不准蒙旗建立军队的律令，先后在暖水、将军窑子、新召、大营盘、坝梁、沙圪堵、德胜西等地建起11处兵营。那森达赖最初执政时，有了钱大都用于购买枪械。民国成立后阎锡山给他补充了不少武器。到1924年，就有了使用快枪的500多常备军队。

那森达赖的这支武装，成了他统治准格尔旗的柱石，同时，也做了一些保境安民的事。除过1928年王英打进过准格尔旗，直

至解放以前，小股土匪都不敢靠近准格尔旗的边沿。1927年阴历九月，卢占魁的大股土匪由托克托过河窜扰陕西时，因为内中有白彦公、突余公、达赖公和圪尔计老五的蒙古骑兵，经那森达赖派人前去表示“欢迎”，又加上准格尔旗武力较强，卢占魁就绕道走了河曲、府谷的“粮地”，结果烧了十里长滩和哈拉寨，准格尔旗未曾遭受洗劫。

1923年，哥老会盛行时，陕北、晋西和绥西，都成了哥老会的世界，特别是萨、托、包三县和伊盟境内的达拉特旗与东胜闹得最凶。准格尔旗内部也有人蠢蠢欲动。那森达赖先赶跑从萨县过来的“小龙头”韩五和靳四，并杀了准旗的“龙头”刘花牛和东胜的“龙头”侯东岭。然后率领大军过河，在河套的将军窑子四处搜捕。凡参加哥老会的，有钱的罚钱，没钱的砍头。河套地区和萨托两县的地主老财，好多人都受到他的勒索，那森达赖发了很大一笔横财。那森达赖的这种胡罚乱杀，引起萨托两县士绅的反对，鼓动死难者的家属到归绥都统署控告。

五、奇子俊的“维新”

那森达赖共有四房妻妾，蒙、汉、满族皆有。原配夫人是一位蒙族，满族老婆原是定王的七姨太太，汉族老婆是将军窑子大地主任三拐子的姑娘——桃女子和河曲城里姓董的姑娘——二驹子。四房妻妾中，只有蒙族老婆给他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名叫阿毛楞，二的叫热不腾，便是内蒙西部赫赫有名的奇子俊。阿毛楞爱钱如命，不愿带兵当官。1928年王英占领杨家湾时，抢了他的银窖，气愤而死，留有一子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曾担任准格尔旗保安司令的奇致中。奇子俊比阿毛楞聪明宽厚，所以那森达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奇子俊在童年时，那森达赖就延师教授汉文。奇子俊不喜欢读书，跟他老子一样喜欢嫖赌，常拿着整封银子去

沙圪堵街上赌博。16岁以后，便带了好多洋钱，由府谷的甄树陪同，到外边见识世面。

奇子俊先到了太原，经常去督军署给阎锡山请安。阎为了结好那森达赖，对于这个门侄时有赏赐。奇子俊是少爷出身，挥金如土，对于朋友特别大方，结交了许多有识之士。那时府谷的李恭儒（当时是共产党员）、刘天民等正在太原念书，这些人都和准格尔旗的奇子俊认了“乡亲”。奇子俊通过府谷籍的学生甄树勋、李恭儒、刘天民等人，又结交了创办工业学校的赵守钰和该校的学生范云轩、张子俭等。奇子俊除了资助这些学生学费，还经常给赵守钰赠送礼物。奇子俊在太原时，正值大革命时期，他受了不少进步思想的影响。在赵守钰脱离晋系，追随冯玉祥时，他也随之投靠了国民军。

1924年，达拉特旗札萨克兼伊盟盟长逊博尔巴图病故。那森达赖派奇子俊带现款10万元，到北京去替他活动盟长。奇子俊由赵守钰引见了于右任和孙岳。于右任出国时，奇子俊给送过5000元仪程，并拨出糜米500石给国民军充当军粮。奇子俊没给那森达赖活动上盟长，却从国民军那里，给自己打闹了一个豫陕甘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团的番号。奇子俊还没回来，那森达赖就给他招兵买马，选拔15岁到30岁的蒙古族青年，编成了四个连。军官除了郝聚斌而外，其他连级以上的军官都是奇子俊在太原结交的晋、陕两省的汉族朋友。赵守钰介绍山西骑兵的老军官牛焕斗来担任骑兵团的中校团附。准格尔旗的这支“新军”，于1925年秋天正式成立。服装全是奇子俊自己出钱，从北京定做的。又经过一番训练，所以显得非常整齐，使国民军派来点验的人很感满意。

冯玉祥来到绥远后，成立了“蒙旗民兵训练处”，委奇子俊为处长，伊盟札萨克旗的旺丹尼玛为副处长，并把属于国民三军的豫陕甘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团拨归国民一军指挥。后又改为“蒙